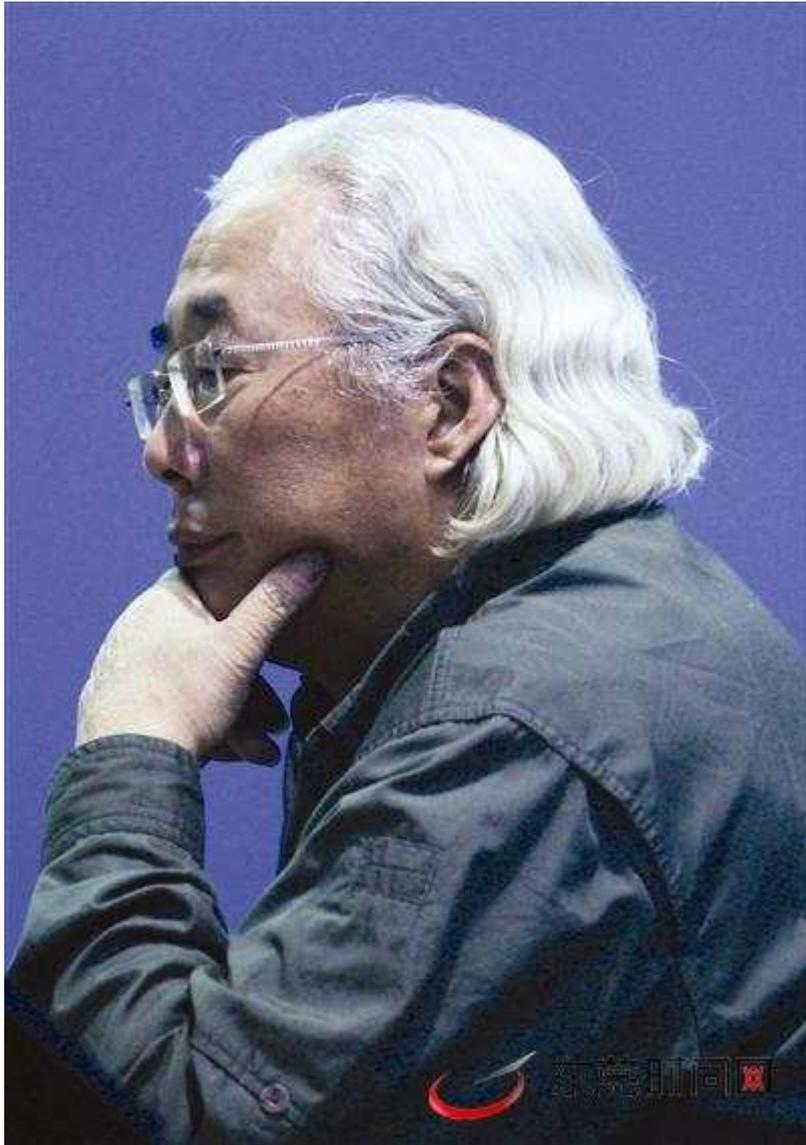


“重建中国文明， 应该是中国人最长远、 最深度的梦想”



东莞时报记者 陈帆 摄

简介 孙皓晖是陕西人，是中国文明史研究的重要理论家，西北大学秦文明研究院院长，他历时 16 年创作完成的六部 500 余万字的大型历史小说《大秦帝国》，是当代中国篇幅最长的文学作品，也是近年来影响最大的历史小说。尤其是他亲自改编、黄健中导演的电视剧《大秦帝国》（第一部“裂变”），一度风靡海内外。不久前中央一套播出的《大秦帝国》（第二部“纵横”），也引发热议。11 卷的小说《大秦帝国》近年更是热销了几十万套，造就了众多“大秦”迷。

前不久，电视剧《大秦帝国》在央视热播，和以往书写秦朝历史的影视作品不同，这部改编自孙皓晖同名历史小说的剧作，在全面展示秦王朝诞生历程的同时，也埋藏着一条伏笔，这伏笔源自孙皓晖对于“大秦帝国”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中特殊地位的解读。

“我们的文明在前行当中，只抱着一个刹车器，连发动机都不要了”

上周日下午，孙皓晖做客东莞图书馆市民讲堂，以“重建中国文明—兼谈《大秦帝国》启示录”为题，讲述了如何从历史的角度去思考中国文明的源流，去梳理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观。孙皓晖以自己独有的历史价值观，将5000年的中国文明史进行了解构，他的许多观点听上去新颖，但也形成了一个逻辑严密的自我系统。

在孙皓晖看来，中国文明发展史中经历了三场“悲剧”，正是这三场“悲剧”导致中国文明误入歧路。

首先是非秦，即在秦朝灭亡后，后世后代对于秦朝的评价趋于扭曲和妖魔化。孙皓晖指出，大秦帝国最早将中国文明统一起来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把创建统一文明的人当做是罪人，唯独中国，彻底埋葬了秦王朝的历史价值。

孙皓晖说，汉朝从形式上继承了秦开创的文明体制，但却对这个体制的创造者，进行了最彻底的否定。这导致从西汉否定秦开始，中国文明发展历程中，出现了一个极其恶劣的习惯：后代否定前代。而这种现象直到今天还在延续。

其次是独尊儒术。在孙皓晖看来，儒家是百家之一，而百家当中任何一家都不应该被独尊，“一旦独尊，我们的精神形态、精神空间、精神平台都会被立刻塞满，专制制度的意识形态就容易出现了。”

孙皓晖认为，儒家学说属于保守主义体系，保守主义是国家发展的刹车器，可以有效地防止国家堕入狂躁状态中。但儒家存在必须有一个历史前提，那就是社会文明处于多元均衡状态。从秦以后的两千多年里，独尊儒术的后果，就是导致我们的民族在前行当中，只抱着一个刹车器，连发动机都不要了。

独尊儒术如今还很大程度出现在青少年的国学教育当中，孙皓晖认为，反对独尊儒术是中国文明继续往前走的重要任务之一。对于青少年的国学教育应该涉及到诸子百家的方方面面，除了哲学层面，甚至还要包括医学、方术、阴阳等层面。

第三个悲剧性的事件，是宋代的文质化。在孙皓晖看来，宋代文明使得中华文明趋于文质化，那种阳刚的、尚武的本质在文化意义上彻底被剔除了，从宋朝开始，汉奸在历代历朝中层出不穷，形成了一股汉奸洪流。

“如同春秋战国一样，国家如何往前走，要首先对自己的历史作出反思”

孙皓晖说，每一个民族必须清楚自己文明的根基和独立性在哪里，明白自己文明的核心价值观，核心发展观，这也是中华民族一直在反思的问题。但反思的过程中却存在了两个缺陷：一是简单化，例如五四时期提出“打到孔家店”的口号；二是政治化，用政治思维覆盖一切，显然是简单化了。

当下中国，对于中华文明缺乏统一的高层认识，对中国文明的发展问题，仍然陷入于混乱之中。现在面临着历史转折的十字路口，如同春秋战国一样，国家如何往前走，要首先对自己的历史作出反思。

历史经验教训是什么，在五千多年中，核心价值观体系是什么，对各个历史时代应该怎么划分，对历史人物应该怎样评价，这是文明体系中最要素最基本的问题，各个民族对于这些问题都有基本共识。像欧洲民族对希腊时期、罗马时期、中世纪都有共有的认知、对于凯撒、亚历山大、彼得大帝等人也有着相对统一的评价，“而我们的民族没有做到这一点。”孙皓晖说。

在孙皓晖看来，提出重建中国文明的问题，是强大的社会需求所决定的。首先现存中国文明的形态还是残破的农村文明、畸形的城市文明、以及有重大缺陷的商业文明混合在一起形成的，还没有形成高工业高科技时代浑然一体自成体系的中国文明。当今，世界格局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，现在世界的兴亡之争，已经从主义之争演变成文明之争，西方阵营对东方阵容采取的手段也是以文明演变在进行。

“所以重建中国文明，是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战略性思考，重建中国文明，应该是中国人最长远、最深度的梦想。从1840年以来，一直奋斗在这样的路上。”孙皓晖说。